群經義證

羣經義證

書一卷

偃師武億學　男穆

堯典第一虞書困學紀聞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氏不以是爲虞書閻伯詩按說文引五品不遜亦曰唐書其時舜典合於堯典內案三國志陸抗傳引靖譖庸回唐書攸戒今堯典文作靜言庸違是抗亦以此名唐書又爲一證

光被四表孔傳光充也案漢書引作橫被四表據春秋昭公二十一年傳樂大心禦華向于橫注梁國睢陽縣西南有橫亭今在睢陽縣西南世謂之光城蓋光橫聲相近習傳之非也水經傳引淮南子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注橫猶光也是光橫皆音相近遂致傳本各異光亦作廣隸釋成陽

令唐扶頌追惟帝堯廣被之恩靈臺碑爰生聖堯名蓋世

兮上受符命逕帝制兮廣被之恩流荒外兮樊毅復華下

民租田口算碑廣被四表沈子琚緜竹江堰碑廣被四表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廣被四表五經通義舞四夷之樂明

德澤光被四表也是光義與廣通詩敬之學有緝熙于光

明傳光廣也釋名光亦言廣也所照廣遠也

亂子朱啓明傳啓開也案史記五帝本紀作開明以避景帝

諱易之安國與太史公同時無庸舍此不諱蓋僞傳失檢

自貽其疏也

方命圮族傳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毁敗善類

案釋文引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音放證之史記五帝本

紀引作負命毀族正義云負違也族類也鯀性狠戾違負教命毀敗善類不可用也夏本紀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漢書傳喜傳放命圮族應劭曰放棄教令毀其族類朱博傳亦云今晏放命圮族吳越春秋無余外傳亦作負命毀族是太史公所見爲眞古文兩漢相傳皆以方爲放孟子方命虐民注方猶近也與史記作負義同僞孔傳因文釋之又云好此方名命而行事其說迂鑿不可訓野客叢書論尙書牴梧云尙書方命圮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圮族殆亦究其義故意爲之詞

否德忝帝位傳否不疏否古今不字案釋文否又音鄙從史記讀也五帝本紀引作鄙德忝帝位釋名否鄙也義訓皆同史記讀爲正

舜典肇十有二州傳言十有二州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 案十二州之分漢書地里志堯遭洪水褱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谷永傳上書云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吳越春秋帝堯之時遭洪水滔滔天下沉積九州閼塞四瀆壅閉故于是時因九州之迹水勢汨没川瀆已復異位堯乃權宜置之汲郡古文初建十有二州係在帝堯八十七年其後水土既平書復九州係在帝舜三十三年是其徵也

大禹謨髦期倦于勤 案說文解字眊注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書耄字从此今孔氏所傳本作耄更依文解爲八十九十曰髦其未見古文此又一證

皐陶謨無敎逸欲有邦傳不爲逸豫貪欲之敎是有國者之常　案孔氏以邦字屬句攷此當從無敎逸欲爲讀有邦連下兢兢業業爲讀所謂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後漢書陳蕃傳皐陶戒舜無敎逸游可爲舉證若漢書王嘉傳臣聞咎繇戒舜曰無敖佚欲與書作教字雖小有異而屬句亦相符

益稷謨懋遷有無化居　案孔傳舊讀以居字絶余證之漢書食貨志引書云楙遷有無又叙贊亦云茂遷有無與史記禹本紀合蓋漢人授讀如是僞孔傳易之非也

乃粒萬邦作乂傳米食曰粒　案孔氏以蒸民乃粒爲句李于岸据史記以乃粒屬下讀詳經讀攷異惟乃粒仍從僞孔

傳余譏以史記乃定萬國爲治粒易作定則古文爲立字也詩思文立我蒸民箋立當作粒又別本立一作粒是二字同用傳所訓非

禹貢浮于江沱潛漢釋文本或作潛于漢非疏本或潛下有于誤案史記夏本紀潛作涔下有于字陸孔所指或本當沿諸此攷太史公從孔安國問故此似古文尚書有此字若屬讀浮于江沱潛爲句于漢更爲句孟子號泣于旻天于父母疊兩于字以號泣貫下此疊兩于字以浮貫下義並相同舊作潛于漢義不可曉乃大誤耳

甘誓弖則孥戮汝傳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案漢書王莽傳引作奴

注謂戮之以爲奴也周禮司厲注引此亦作奴是古文孥
爲奴外傳吳語王乃命有司大徇于軍曰謂二三子歸而
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身斬妻子鬻注鬻賣
也葢亦鬻之爲人奴此殆古軍令遺制傳依文釋之非
書序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釋文五子名字書傳無
聞仲康葢其一也 案竹書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
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
觀來歸武觀旣爲王季子是于仲康序次屬弟亦太康昆
弟之一矣又紀年注武觀卽五觀也据外傳楚語啟有五
觀注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漢書古今人表太康啟子昆
弟五人號五觀水經注亦引此文云五觀葢其名也又引

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葢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索隱引皇甫謐云號五觀是紀年稱武觀爲一人外傳及漢書諸文以五觀爲五人然皆足以補陸氏五子名字無聞之偏說

惟彼陶唐正義引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爲天子不言封于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爲地名未必如昭言也案陶唐實爲二地諸傳記悉言之詳左氏傳義證正義疑韋氏非也

仲虺困學紀聞原注以商老彭及仲傀當攷案漢書古今人表仲虺所列之次與老彭比接是仲傀卽仲虺大戴禮虞戴德篇作仲傀是其證也

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案　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注廟者鬼神之所栖五世久遠故于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攷高氏此註實無經據楚詞天問王逸云屈原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漢樊毅修華嶽廟碑設中外館圖珍琦畫怪獸）此即呂氏所引觀怪之意僞書因襲此文不得其解而易為觀德失之

書序將治亳殷束晳据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縣西有殷正義云若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　案　史記殷本紀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楊雄兖州

箴盤庚北渡牧野是宅初學記引汲郡古文盤庚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呂氏春秋愼大覽武王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据是則盤庚宅殷實積惠政乃足閱世系人之思孔氏以殷墟非盤庚所居未詳攷也

盤庚出矢言傳矢言出正直之言 案矢古誓字虞翻云然見易釋文哀公十一年左氏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誥與誓體亦相近傳訓作正直之言昧其義矣

牧誓商王受無逸殷王受 案四書釋地以史記紂既名辛則謂一人而有二名顧亭林云辛之名受以辛爲號又以受爲名至尚書古文疏證帝乙名辛字受德紂則其號是閻氏自與釋地一人二

名之解相違攷呂氏春秋當務篇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穆天子傳尹逸策曰殷末孫受德注紂字受德也立政其在受德傳受德紂字釋文亦云受德紂字葢受德稱其兩字之字書所言受者稱其一字之字又書正義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受共爲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旣受之與德共爲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複爾其說與懸合而受不爲紂名益有徵信矣

書序作分器傳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案定公四年左氏傳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又有官司彝器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分唐叔以大路

客須之鼓闕鞏姑洗即此分器所指傳既前云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與此序武王勝殷邦諸侯時事同宜資以為据

大誥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傳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于我家不少 案 此當讀如多士弗弔旻天以天字句絕孔傳云天下凶害于家是以天屬下讀非也

民獻有十夫傳四國人賢者有十夫 案 書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儀獻聲音相近禮器犧尊在西注犧周禮作獻司尊彝兩獻鄭云獻讀為犧禮緯含文嘉犧者獻也漢書王莽傳立斗獻亦音為犧至莽依周書作大誥有云民獻儀九萬夫又兼二文用之莽泥古之失也

康誥傳康圻內國名閭伯詩案孔傳以蔡圻內國名自非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卻是遠勝鄭康成解作諡號者案此僞孔傳實襲馬融王肅尚書傳云康國名在千里圻內之文愚更舉一證白虎通云管蔡霍成康南皆采也是以康爲食邑較馬王以國名解者尤有據

酒誥予其殺傳擇罪重者而殺之案殺即𥼶字與孟子殺三苗于三危皆爲破文詳孟子義證傳曲解非也下文勿庸殺之時同于殺並同

召誥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案傳以入字隔斷爲註是入爲句絕故云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攷此入錫當連文史記夏本紀九江入賜大龜即與此同

是古入字爲內字召公欲顯周公因錫命而納之是其義也傳屬讀旣誤而疏遂謂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竟眞爲出入之訓是同于瞽說已

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於殷正義曰此經先言弗弔謂殷道不至也蔡氏集傳弗弔未詳意其爲嘆閔之辭當時方言爾是與正義同以弗弔作句絕攷此當以弗弔旻天爲句大降喪於殷另爲句節南山之詩云不弔旻天正與此同傳弔至也箋云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又隸續魏橫海將軍呂君碑不弔旻天降茲災告皆足舉例若尙書古文疏證引此作旻天大降喪于殷連旻天屬下體析未審也

無逸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傳祖甲湯孫太甲疏引鄭元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于人閒故云舊爲小人案殷本紀國語說殷事云云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原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也案僞孔傳多襲用漢書攷韋元成傳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戒成王傳所据當由此非盡襲王肅也惟康成之訓以爲祖甲與馬季長傳同蓋師承所授必古文舊說如是武丁有子孝已不得于親呂覽必

己篇孝已疑注孝已殷王高宗子也後漢書鄧惲傳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纎介放逐孝子汲郡古文武丁二十五年王子孝已卒于野鄭云武丁欲廢兄立弟葢孝已祖庚之兄也祖甲之逃以此爲不義明證致確何言武丁廢子事出何書疏又案殷本紀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帝甲亂之七代而殞不當與二宗齊名攷左氏傳昭公六年商有亂政而作湯刑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是祖甲賢君晚節一事之失焉能沒其大行斥之不復齊于二宗疏意欲扶孔抑鄭其說横暴殊爲失之

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傳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于殷案此當以弗弔天爲句降喪于殷爲讀猶云天弗弔也

顧命正義引漢書律歷志云成王卽位三十年三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卽引此顧命之文以爲成王三十年而崩此是劉歆說也孔以甲子爲十六日則不得與歆同矣 案 律歷志以十五日甲子爲讀哉生魄乃十六日爲乙丑僞孔傳止釋始生魄爲月十六日正與劉歆說同正義誤指孔氏以甲子爲十六日失之

康王之誥賓稱奉圭兼幣傳賓諸侯也 案 古文賓通作擯是奉圭兼幣蓋擯者之辭故云稱說文贊下注臣鉉等曰執贄而進有司贊相之卽此義

呂刑苗民弗用靈正義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 案 禮記緇衣鄭注引作苗民弗用命靈與命二字不同說文

霝雨零也霝𩂣作零漢吳公碑神零有知義亦作霝零叉古霝字與令同用微欒鼎永令霝終上令字爲命下霝字爲令齊敎銘霝終霝始據是苗民弗用霝古尚書必作令康成氏引作命是命令爲一字令即零省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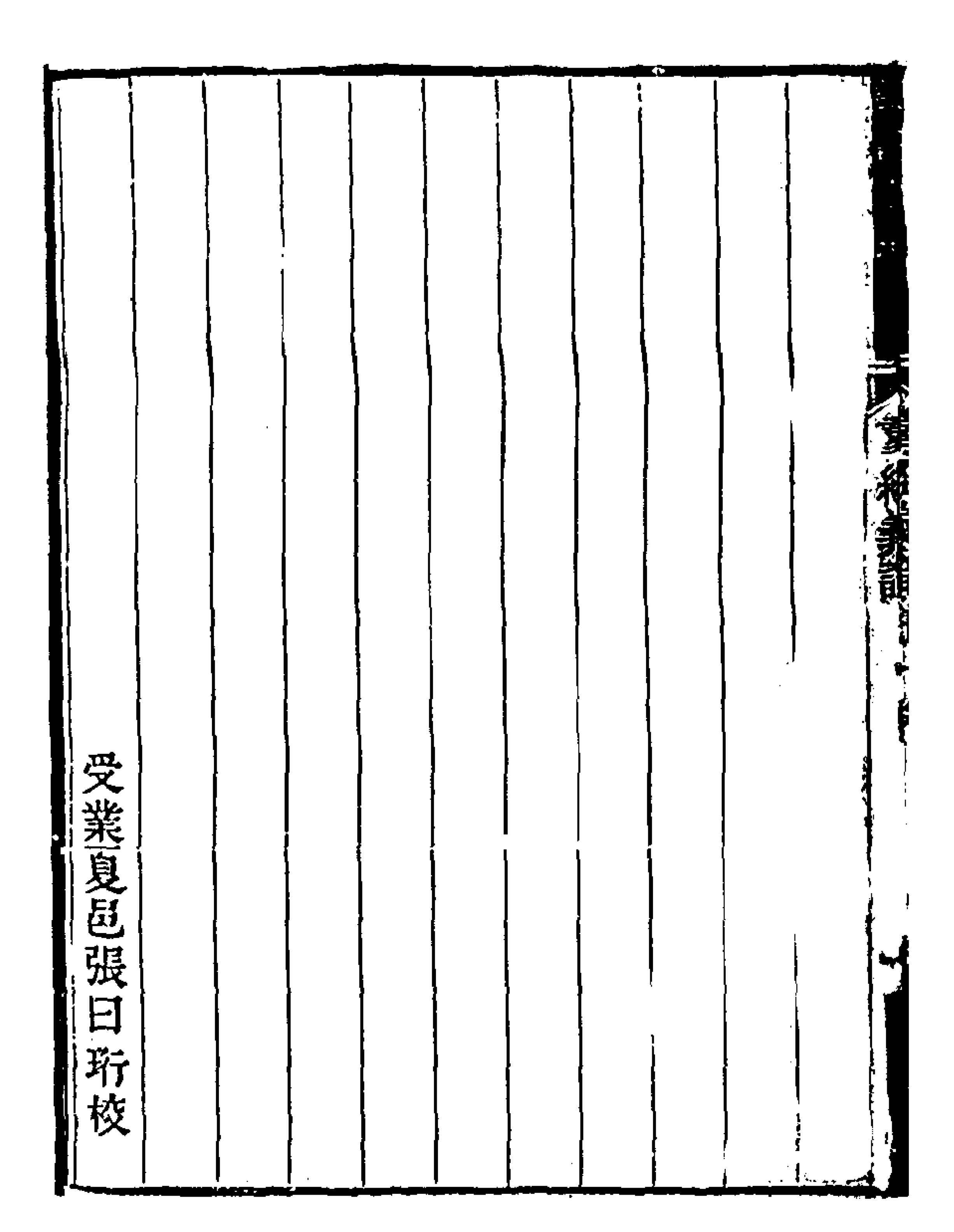
疏漢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于宮 案漢書景帝紀元年詔言孝文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是文帝除宮刑之徵疏所據非

賁誓臣妾逋逃傳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正義云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 案此臆說也僖二十二年傳戎事不邇女器傳氏曰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之物

況使婦人至軍中又示以俘馘乎此可爲證見杜解補正　益臣

卽禮記少儀臣則左之之臣注謂囚虜也妾卽司屬女子

入于舂槀注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故軍輿得驅使之



受業夏邑張日珩校

羣經義證

偃師武億學　男　穆淳編

詩一卷

周南言秣其馬箋云願秣其馬致禮餼釋文牲腥曰餼正義云昏禮不見用牲又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 案 聘禮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禾注禾以秣馬此云致禮餼者餼猶稟也給也鄭意葢以秣馬亦禮餼之一而陸氏泥以牲腥曰餼孔氏又證以昏禮不見用牲皆未喻鄭旨

黍離傳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气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疏謂此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 案 困學紀聞說文引虞書曰仁覆旻下則稱旻天葢虞書說也王氏既證之說文又云葢以疑之不知此為書

舊文昔人已言之大宗伯疏引尚書說云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气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較詩傳更多一句此全爲書說也書說卽緯侯之書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秘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

鄭在城闕兮傳乘城而見闕疏引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案說文𩏂字注古者城闕其南方故謂之𩏂審是則城故有闕見于

南方矣定十二年公羊傳注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與許氏說合鄭爲侯國其城制宜闕南方詩人目驗知之發于刺文如此故鄭箋云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不岐城闕爲二事斯義得之

齊俟我於著乎而俟我於庭乎爾俟我於堂乎而疏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于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 案春秋隱二年公羊傳譏始不親迎也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于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戶疏卽書傳

云夏后氏逆于廟庭殷人逆于堂周人逆于戸者是也然則詩首章云著爾雅釋宫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案此朝正門內設屏親迎在廟亦以設屏昭十八年左氏傳使子寛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宫國語魯廟疏屏是其證也俟我於著即逆于戸爲周禮俟我于庭即逆于庭爲夏禮俟我於堂即逆于堂爲殷禮備陳三代典文不著當時之失故曰温柔敦厚詩敎也

曹其儀一兮箋儀義也疏均壹在心不在威儀以儀義理通故轉儀爲義案儀義古通用周官大司徒以儀辨等注故

書儀或爲義肆師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義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注故書儀作義鄭司農義讀爲儀號叔大林和鐘旅敢啓帥刑皇考威義爲御于天子義即儀范式碑儀問靡述儀即義故箋云儀義也疏轉儀爲義非

節南山 案古以節字標目不與毛鄭篇題同昭公二年左氏傳武子賦節之卒章注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大東舟人之子傳舟人舟楫之人箋云舟當作周周人之子謂周世臣之子孫 案序言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于財此舟人與東人西人私人爲例皆近東小國外傳鄭語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注禿姓彭祖之別舟人國名是

也箋言舟當作周謂周世臣之子孫義猶相近若傳謂舟

楫之人望文生義不審厥旨矣

大明會朝淸明傳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淸明箋會合也以

天期已至兵甲之强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淸明案

屈子天問會鼂爭盟注一作會晁請盟是朝鼂爲一字明

盟古通用淸卽請字音相近假借用之屈子引据在詩書

未焚以前葢必隱括詩義散見于此當以甲子日朝至牧

野踐膠鬲請盟之約故申云何踐吾期斯義爲近如傳與

箋皆望文解之非實證也

緜自土沮漆傳土居也案漢書地里志杜水南入渭師古曰

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生自土漆沮齊詩作自杜言公劉

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又水經注武水發杜陽縣大嶺側俗名大橫水也疑即杜水矣是杜與沮漆攝目有三傳訓土爲居因文解之也土杜古通用書禹貢雲土漢志作雲杜是也

皇矣與爾臨衝傳臨臨車也疏臨者居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案韓詩臨衝作隆衝隆訓爲大荀子彊國篇是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注渠大也渠衝攻城之大車也亦訓爲高淮南王書氾論訓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注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蓋其製爲隆其施于用爲衝與上文鉤援爲一例疏作二車名以于古訓失之

下武應侯順德箋引易曰君子以順德正義曰定本作愼德
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爲順字又集註亦作順疑定本誤
案易繫詞愼斯術也釋文一本作順淮南子繆稱訓引作
應侯愼德升象詞王肅本順作愼李氏易傳同朱子云蓋
古字通用也荀子成相篇愼聖人注愼讀爲順淮南子人
間訓引書五品不愼太平御覽愼作順史記魯順公世本
作愼公漢書古今人表王愼卽孟子王順華陽國志順王
五年張儀司馬錯伐蜀今作愼王並足爲通用之證正義
疑定本誤非也
公劉于時盧旅傳廬寄也箋廬舍其賓旅案盧旅古本一字
廬舍之廬亦作盧桓公十三年傳羅與盧戎兩軍之釋文

盧如字本或作廬文公十六年傳自廬以往振廩同食釋文廬力於反又音盧旅亦音盧尙書釋文旅如字徐音盧閔二年傳立戴公以廬于曹管子作衛人出旅于曹是旅與廬音義並同詩上下文皆用疊字不宜盧旅異詞盍卽中田之廬自爲寄舍而已箋云舍其賓旅恐國事草創未能用備如是毛傳釋廬寄也于旅不再釋得之

民勞是用大諫箋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案召公爲詩以冀王聽至末更言用大諫者勗王納羣言也外傳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云云召公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

之而後王斟酌焉此用大諫之徵至後因以置官見於管子使鮑叔牙爲大諫呂覽勿躬篇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蓋其遺意也

蕩之詩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正義覃及是及遠故知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案後漢書肅宗紀克伐鬼方開道西域西羌傳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閒成湯旣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侯皆叛至于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是以鬼方在西也易緯乾鑿度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奮伐荆楚蘇氏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與攷世本云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潰是生六子其六曰季連是爲芈姓季連者卽楚之先也詩撻

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汲郡古文云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師次于荆是以鬼方在南也干寶云鬼北方國坎當北方故稱鬼是又以鬼方在北也

抑維德之隅　案漢劉熊碑引作維德之偶偶隅音相近史記殷本紀帝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索隱曰偶音寓酷吏傳何奴至爲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皆其徵也

雲漢上帝不臨箋天不視我之精誠　案臨與前後文蟲宮宗躬爲句音不相叶葢漢避諱凡隆多作臨是詩正文作隆義訓爲厚言上帝不厚貺

寧丁我躬箋云曾是當我之身有此乎　案丁我躬此罪已之言葢欲移災于身以已當之

崧高于邑于謝傳謝周之南國也案潛夫論炎帝苗胄或封
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云亹亹申伯王薦之
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與詩作謝異顧亭林云古人讀謝
爲序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注豫讀如成周宣榭之榭周
禮作序孟子序者射也此可舉證又序山之下益徵謝地
益以山得名楚詞七諫荆文寤而徐亡注徐偃王國名也
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此亦
謝有序音而轉序爲徐然序自在南陽王氏證以彭城之
徐非矣

天作彼徂矣岐有夷之行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
易之道故也案韓詩外傳引詩曰岐有夷之行以岐屬下

句薛君傳彼百姓歸文王者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與箋言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合說苑亦引作岐有夷之行並以夷行屬岐邦黃氏日抄謂上云彼作矣此云彼徂矣自相對今以岐字綴徂矣之下恐驚俗蓋未證及此也

泮水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剔治也 案狄卽逖之省逖亦作逷說文逷古文逖漢書古今人表簡逷師古曰卽簡狄也是逖逷爲一字故箋謂狄當作剔

魯頌奚斯所作毛傳云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箋云奚斯作者敎護屬功課章程也孔氏疏亦云奚斯與新廟連文故云公子奚斯作是廟後儒相承是說者顏氏匡謬正俗文詩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蓋言奚斯置造此

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云詩人之賦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露寢陳思王承露盤銘序云奚斯頌魯謂此詩爲奚斯所作旣無所據於義乖矣洪氏容齋續筆閟宮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其辭只謂奚斯作廟義理甚明鄭氏之說亦云作姜嫄廟也而楊子法言乃曰正考甫嘗睎尹吉甫公子奚斯睎正考甫宋咸注以謂奚斯慕考甫而作魯頌蓋子雲失之於前而宋又成其過耳宋羅源捫虱新語引法言云云亦謂其誤已自子雲始 案漢人謂奚斯作頌者殆非獨一子雲後漢書曹褒傳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又諸石刻之文度尙碑故吏感淸廟之頌歎斯父之詩斯父卽謂奚斯也太尉劉寬碑感殷魯述德之頌殷謂正

考甫魯亦謂奚斯綏民校尉熊君碑昔周文公作頌宗成
考父公子奚斯追羨遺蹟紀述前勳費汎碑感奚斯之義
刊銘於石楊震碑慕奚斯之追術樹元石於墳道沛相楊
統碑勝考斯之頌儀乃鐫石立碑曹全碑嘉慕奚斯考甫
之美張遷表奚斯讚魯考父頌殷乃共刊石紀功其可推
證如是不容並以相襲而誤又薛君韓詩章句云奚斯魯
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此蓋
篇終見意亦如節南山家父作誦巷伯寺人孟子作為此
詩崧高蒸民並言吉甫作誦同為一例以此證奚斯作詩
殆非無據而如顏洪諸人偏詞有所未盡也
閟宮居岐之陽 案水經注岐水逕岐山西又屈逕周城南城

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稱矣

實始翦商傳云翦齊也箋云翦斷也案陶紫笥依爾雅釋詁翦勤也大王翦商卽王季之其勤王家耳九經古義同據考工記鮑人注鄭司農幓讀爲翦謂以廣爲狹也是翦葢狹小之義大王居岐土宇旣啟商地漸爲蹙隘勢所必至詩人据其實言之何爲陰謀也

思文貽我來牟案漢書劉向傳引作飴𪓐來𪎊音相近故通用之儀禮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曰𪓐隱十有一年左氏傳夏公會鄭伯盟於時來注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𪓐城

長發敷政優優 案 說文憂字註詩曰布政憂憂左傳成十一年引詩曰布政優優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引布政優優溧陽長潘乾碑引布政優優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引布政優優說文解字通論引布政優優攷儀禮管人布幕于寢門注今文布作敷是布敷爲古今字又說文引書敷重茂席敷亦作布並可取證

受業魯山李渡校

羣經義證

偃師武億學　男　穆淳編

春秋左氏傳上卷

序左邱明受經於仲尼疏引藝文志云左邱明魯史也是言邱明爲傳以其姓左故號爲左氏傳也　案　左氏朱子謂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爲詳黃魯望極以左氏爲楚人之非據汲郡古文穆王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疑邱明爲戎夫之後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疏云諸傳之所稱是以諸稱連下讀故列敘爲七者之類　案　杜意以諸字貫下當指稱亦爲一例故有八者之目田僧紹注此序以爲序言諸稱稱亦卽是新意與下七者合爲八名証以鄭

伯克段于鄢傳云稱鄭伯譏失教也由氏所指義非無據

疏泥以爲諸傳所稱不以稱爲新意失之泥也

隱公元年孟子卒注先夫死不得從夫諡疏不得從夫諡解

其不稱惠也此言其正法耳其末世滋蔓則爲之作諡景

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案蘇明允諡論婦

人有諡自周景王始即本之此疏王伯厚案魯惠公之有

聲子在春秋之初恐又推之穆天子傳爲盛姬諡曰哀淑

人注悲人短折曰哀此又當春秋前已失禮疏皆未及

六年傳翼九宗五正疏言五官之長者謂於殷時爲五行官

長今褒寵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耳案定四年正義云或

以爲五官之長謂如昭二十九年蔡墨所云五行之官長

也是天子之大臣非唐之遺民然姓而有五也并賜唐叔

豈天子得以五行官長賜諸侯哉此疏駁或說五行之官

而於隱六年疏專指爲五行官長前後違戾失勘

七年傳發幣于公卿注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疏自漢以來

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案漢御史府謂之御

史大夫寺此公府亦通稱寺何並傳令騎奴還至寺門師

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爲寺椽史所居亦曰寺高朕修周

公禮殿記故府梓潼文君增造吏寺二百餘間史晨饗孔

廟後碑國縣員冗吏無大小空府竭寺咸俾來觀更非卿

所居之謂矣疏執一言之義未備也

八年傳以泰山之祊易許田疏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

以許爲名劉君更無所馮直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爲許以規杜氏非其義也案詩魯頌居常與許傳云常許魯南鄙西鄙疏葢以許爲西鄙當與鄭相近光伯似據此爲規說非無据

桓三年傳芮伯萬之母芮姜疏閔元年晉獻公滅魏芮則不知誰滅之案史記秦本紀繆公二十年秦滅梁芮則滅芮者繆公也

五年冬州公如曹疏引鄭康成王制注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言爵尊國小葢指此州公虞公也案虞是克商始封非爲殷之餘國鄭元之言不可通于此矣案周書王會篇唐公虞公在焉此虞即殷之餘國而疏執封虞

仲之孫以眥鄭氏非也杜氏通典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
侯其爵無至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或嘗
爲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卽本鄭義亦可舉証
六年傳丁卯子同生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注以禮接
夫人重適也杜解補正引傅氏曰以太牢之禮接見太子
案內則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注接讀爲捷捷勝
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强氣也杜解本此故云以禮接夫人
十一年經宋人執鄭祭仲注祭氏仲名左傳補註案世本載
姓氏皆先字後名此與孔父嘉一例則仲字足名確然無
疑案世本於姓氏亦不盡先字後名史記周本紀子公非
立索隱云世本作公非辟方皇甫謐云公非字辟方也又

集解引系本云亞圍雲都皇甫謐云雲都亞圍字此二說皆先名而後字但此稱祭仲則仲爲字無疑惠氏所據是也

經九月宋人執鄭祭仲注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疏引劉光伯云祭仲本非行人未知有何所據

案公羊傳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則仲以國人而視其境何行人之有此卽劉氏所據

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注君謂屈瑕也疏云謂屈瑕爲君者楚僭王號縣令稱公故呼卿爲君大夫正法當呼爲主　案襄二十五年傳鄭子產對晉士莊伯曰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晉亦何嘗僭號而大夫亦謂之曰君蓋君

爲適稱鄭注儀禮喪服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士有地者皆曰君是也疏據楚之僭王爲義非

十五年經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案士冠禮注周大夫有嘉甫疏證以天王使嘉甫來求車嘉與家字異音同或鄭氏所據古本如是

十八年經公會齊侯於濼注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會南豐齊州二堂記云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淸河也預葢失之 案閻百詩論濟水引後漢郡國志曰濟水王莽時大旱遂枯絕者此初絕也酈注濟水條曰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杜注春秋郭注爾雅並云今濟水至博昌入海者此復通也然則杜氏當晉時葢

目驗濟水復通曾氏遂指爲顛之失非也

莊公六年經冬齊人來歸衛俘注公羊穀梁經傳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囚也疏案說文保從人呆省聲（今說文保養也从人从呆省）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保耳杜旣以爲誤而又解俘爲囚是其不敢正決故且從之（案）疏所言保與寶取古字通用說文宲藏也從宀呆聲呆古文保周書曰陳宲赤刀今書宲作寶又漢隸字源李氏鏡銘明如日月世之保以保爲寶此其證也若匡謬正俗案爾疋云俘取也書序云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然則所取於衛之寶玉而來獻之經傳相會義無或爽豈必俘卽是人孔平仲雜說獻俘不獨人

也物皆可以爲俘俘取也昭十八年傳鄭曰余俘邑也是邑亦可言俘又不獨物爲然此數解足破杜氏兩岐之說

十九年傳鬻拳葬諸夕室注夕室地名案楚子之卒宜反葬於國今鬻拳葬之者權厝也卒在六月爲今之四月南方氣煥慮浼其臭鬻拳是用浮土淺壇以俟嗣君迎葬詁夕室證之晏子春秋有夕室之文又下文公曰先君太公立宮何爲夕對曰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然則此夕室卽室名權厝故宜於室及拳自殺葬於經皇經與窒同宣十四年傳屨及于窒皇呂覽注引作經皇是也窒古通作室故經皇亦室之皇以殉君死示不相離

僖四年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注穆

穆陵無棣皆齊境也案水經注清河又東北無棣溝出焉下引京相璠曰舊說無棣在遼西孤竹縣案如舊說無棣在遼西孤竹則于齊封竟太遠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當太公始封豈能以四荒命賜河海穆陵皆附在密邇何獨無棣曠絕至此舊說悠謬失考之甚矣齊地記無棣在渤海高城縣義爲近之史記索隱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葢言其征伐所至之域然此四履之所明言封竟索隱亦曲說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注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

案呂氏春秋季夏紀云周昭王親將征荆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汲郡古

文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兎皆震喪六師于漢並與左氏南征義同而注獨謂之巡狩葢因史記周本紀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之文也

昭王南征而不復正義曰呂氏春秋季夏紀云周昭王親將征荆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高誘注引此傳云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爲沒于漢振王爲虛誕如高誘之註又稱梁敗復非船壞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溺焉不知本出何書案正義云梁敗復非船壞葢譏認梁與船爲二攷詩大明云造舟爲梁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造舟

比舟爲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卽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又方言艁舟謂之浮梁當時必以船爲橋船旣膠散則橋亦敗矣舊說與呂氏各據其實言之義並得通

五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注仲叔皆虢君字疏据傳云鄭滅一虢晉滅一虢不知誰是仲後誰是叔後案隱元年傳制巖邑也虢叔死焉註虢叔東虢君焉則鄭所滅者叔後晉所滅者當卽仲後

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注盟府司盟之官案襄十一年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注司盟之府明此注官字爲誤又周官司勲大功司勲藏其貳注功書藏於天府然則盟府卽

卽天府吳名與

十二年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注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正義卽明之意假稱君子論管氏應合世祀也宜哉而遂不世祀子孫絕滅是行善無驗故杜註云傳亦舉其無驗是也 案史記管晏列傳鮑叔旣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索隱引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啟方啟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代此卽傳世祀實証也又成十一年傳有齊管于奚世族譜以爲雜人按管氏在齊不聞有兩族杜氏曲說蓋欲隱護其非也

哀十六年傳稱楚白公殺齊管修修在楚何爲賢大夫管氏世祀何必在齊始驗新序楚恭王世亦有管蘇管氏在楚世有令人矣路史敬仲相齊公伯卒於齊其耳孫修適楚爲陰大夫漢始南陽世奉仲祭號相君有陰氏陰嵩與東觀漢記載陰氏世奉管仲之祀於邑謂之相君子合見藝文類聚然則仲之世祀至漢猶然疏謂爲誤無驗耶

正義引世族譜管氏出自周穆王案廣韻管姓出平原周文王子管叔之後是管叔在穆王之前子孫後以封邑爲氏則管實出自周文王與譜異

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敎而復伐之因壘而降釋文云一本作而復伐之伐衍

字也案陸氏所據本與唐石經及今本異但以伐爲衍字
亦非杜注云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祟自服則杜氏在晉
初古本已有伐字故釋作復往攻之又襄三十一年傳文
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傳文旣云再駕明有復伐之事故
杜于註云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亦卽本之此傳再
證以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引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
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旣乃申其意云
崇國城守先退後伐菼云先退與左氏退修教合下言後
伐與復伐之亦合此伏湛約舉傳文而爲此言是東漢之
初傳本又有伐字詩皇矣正義引作退修教而復伐之後
漢書注引作退修政而復伐之當時諸儒所依本並有伐

字不審陸氏何據乃謂伐衍字也

遂取焦夷注焦今譙縣也 案焦譙古通用字隸釋譙敏碑云爲焦戇之後故傳作焦注作今譙縣是也

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案外傳晉語重耳過曹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注微蔽也薄迫也與此合韓非子十過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於曹曹君袒裼而觀之是言曹君袒爲不敬矣莊子人間訓曹君欲見其駢脅使之袒而捕魚呂氏春秋上德篇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過爲媟瀆於事不經殆非雅聞也

二十四年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杜解補正之推旣

隱求之不得未幾而死乃以田祿其子爾楚詞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然則受此田者何人乎於義有所不通案此虛封也不必有人受之外傳越語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亦在蠡既去之後而市此以爲名當時文公亦猶是也顧氏必謂以田錄其子孫未得謫者之情矣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杜註聚鷸羽以爲冠非法之服匡謬正俗引逸禮記曰知天文者冠鷸蓋以子臧

是子華之弟以兄見殺怨而出奔有白公之志故與知天文者遊聚有所圖議是以鄭伯恐其反國作亂令誘殺之

案顏氏謬會聚字非鷸子臧自冠是與下文服之不衷竟相牴牾矣鷸字本有術音逸周書云知天文者冠述述與術通蔡邕獨斷謂爲術氏冠輿服志術氏冠前圓吳制差池邐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注淮南子曰楚莊王所復仇冠者攷楚莊與趙武靈王皆雄畧不世出之主其志在興復往往見諸服御今子臧以兄見殺或欲冠此以示不忘是所云聚者以鷸羽無多裒以爲飾而顏氏乃謂子臧與羣術士聚蓋曲說也戰國策蘇秦曰蚌鷸相持蓋亦有健鬭之意與怒蛙相等者故製冠取其意豈盡以知天將

雨便與知天文適宜乎

二十五年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案劉光伯改徑爲經史記高祖本紀夜徑大澤中索隱曰徑舊音經下屬杜氏訓經猶行上屬攻韓非子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飧而從迷而失道饑而道泣寢餓而不能食及文公反國曰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飧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此卽趙衰事誤記爲箕鄭爾然云挈壺飧而從則從字已句絕矣劉氏所據當本此又云以迷而失道替徑字是徑當如字卽由徑之謂也自爲一讀餒而弗食又爲一讀

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注太公爲太師兼主司盟之官案師當作史聲之誤也周官太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

者藏焉注約劑要盟之載詞及券書也葢周之定制以太史主藏載書又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太史與他官分藏以擬相勘當者周書嘗麥解太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爲歲典荀子春秋蒐隧之盟太史書名皆可据証今傳本皆作太師葢如禮記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尙書大傳作太師相沿致訛李習之韓文公行狀云王武俊貽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而杜氏依文曲說昧其實也

二十七年鞭七人貫三人耳疏耳助句也案軍刑有以矢貫耳耳非助句墨子號令篇從淫之法其罪射務色謾出淫囂不靜當路尼衆舍事後就路踰時不寧其罪射無敢有

樂器弊獄軍中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乘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于軍中有則其罪射注云射謂貫耳耿說文解字云軍法以矢貫耳也從耳從矢司馬法曰小罪耿中罪刖大罪剄戴氏六書故載此文下引楚子玉治兵毋三人耳貫之漢書原涉傳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辠於君威亦足矣後漢書楊政傳范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迺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旁是其徵也

二十八年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注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臣謬正俗云獻狀言今我之來獻騃獪容狀耳斯蓋嗤笑之言

猶言若云謂秦拜賜之師也左傳補注云其義亦通案外傳晉語重耳過曹聞其駢脅欲觀其狀又文公詠觀狀以伐鄭然則此獻狀云者所謂反唇稽之更與小顏添此一證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案百伯陌古皆通用管子四時篇正千伯注千伯卽阡陌也董仲舒云富者田連仟伯過秦論起仟伯之中漢書食貨志開仟伯並以伯爲陌然則三百卽三陌也杜解補正引邵氏曰百音陌猶阡陌之陌也三陌蓋踊躍之度大約有此深得其旨

三十年狄間晉之有鄭虞也疏間間廁之間案間當作閒諜之間成十二年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疏間宋間廁之

閒襄四年傳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疏閒陳閒廁之閒其誤皆與此同

三十三年且使遽告於鄭注遽傳車疏釋言云馹遽傳也孫炎曰傳車驛馬也 案呂氏春秋悔過篇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外傳晉語遽人來告注遽傳也蓋當日弦高行賈自使其同人疾馳而告呂氏春秋貴因篇武王曰嘻遽告太公注遽疾卽其義杜解謂傳車非也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注原圃具囿皆囿名疏云中牟縣西有圃田澤則原圃地名以其地爲囿知與具囿皆囿名也 案淮南子秦之陽紆注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是

具圍漢人作具圍初學紀引此傳亦作具圍案詩車攻東有甫草韓詩作圍草圃圍字義皆通用文選東都賦注引作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

鄉師而哭案書秦誓正義公羊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無反者左傳稱秦伯鄉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攷師爲帥字轉寫訛也史記秦本紀旣言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又言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鄉三人哭則三人舊爲三帥左氏古本亦作鄉帥而哭太史公欲人易曉少異其文此可以徵會不必如孔氏附合少有還者爲此曲解也

受業會山李波校

羣經義證

偃師武億學 男 穆淳編

春秋左氏傳中卷

文公五年沉漸剛克杜解解補正漸書作潛案劉寬碑演策沉漸義作潛後周華嶽頌沉漸以剛高明柔克是漸潛古爲一字集解馬融曰沉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日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馬氏所見本爲潛而訓爲漸史記微子世家引洪範沉漸剛克漢書儒林傳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是遷書所載皆古文說證之此傳益信左氏古字古言其來有自若漢書谷永傳忘湛漸之義師古曰湛讀曰沉漸讀曰潛周書洪範曰沉潛剛克蓋顏氏昧于古義不知二字通訓也

十八年季貍 案 古今人表季熊師古曰即傳所謂季貍者吳斗南云意孟堅所見傳文與此小異

宣二年甲車四百六十乘下文宋人以兵車百乘 案 淮南子高氏注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故稱甲車証兵車爲一

二年犀兕尙多疏云徧檢書傳犀兕二獸並出南方非宋所有假令波及宋國必不能多言尙多者苟以荅謳 案 兕亦不盡出南方詩吉日篇殪此大兕汲郡古文夷王六年王獵於社林獲犀牛一以歸則東周畿內有之國語晉平公射鷃不死使豎襄搏之逸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則晉地

有之管子小匡篇入以兵甲犀脅二戟鹽鐵論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是齊與鄭又並有此犀多產於南而皮自可貿易他方物之所聚宋亦得言多也

三年載祀六百注載祀皆年疏載祀皆年之別名複言之耳案載嘗記載之載謂記年六百與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句意同賈逵曰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以載為辭不云皆年義可據尚書古文疏證王孫滿於周曰卜年七百於商曰載祀六百是商不獨通稱年且稱載亦襲杜注

十一年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注郔楚地案子重侵宋楚莊留為聲援必不遽返歸於楚境疑郔地幅員廣倍他邑自鄭國城之北以逮㠯延皆為其地故有延名下文十

二年傳楚子北師次於郔注郔鄭北地是也蓋待諸郔者郔之南境次於郔者郔之北境一地而前後兩見傳特以楚子北標之杜氏不達其旨注于前郔爲楚地非也春秋地名考按是時楚子與陳鄭盟于辰當是近陳地高氏已于杜解楚地未安

十四年屨及於窒皇注窒皇寢門闕疏經傳通謂兩觀爲闕唯指雉門高大爲縣舊章而使民觀之故雉門之觀特得闕名名爲闕者以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爲道雖則小門亦如此耳故杜於寢門冢門皆以闕言之案窒古作室見漢韓勅碑後庫室中郎是窒皇郎室皇亦猶漢書坐堂皇上師古曰室無四壁曰皇是也據楚子當時聞申舟被殺必在路寢之室投袂而起故屨及於室之皇自此漸遠

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是其義也後閱呂氏春秋行論宋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庭即室之皇也益證杜解爲謬

十七年晉人緩之逸 案 於時晏弱蔡朝南郭偃三子皆被執逸者惟弱一人以苗賁皇首爲之言故先得逸去下傳齊侯晉侯盟於繒以公子彊爲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不及晏弱知弱得脫久矣

成二年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公羊傳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 案 此晉之先已行之非唐始於郤克也呂氏春秋簡選篇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以接敵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 晉語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埤 東衛之畝韓非子外儲說伐衛東其

歆蓋晉巳施於衛而郤克又欲施之於齊也

六年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注惡疾疢覯成也疏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此云土薄水淺必居之多疾以此知惡是疾疢也

案惡非訓爲疾疢據傳文沉溺重膇之疾下乃言之則惡當與有汾澮以流其惡爲對惡屬垢穢仍屬地氣使然於義爲近又爾雅訓覯爲見杜易作成故違古訓亦不可從

十年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經伐鄭注晉侯太子州蒲也疏漢末有汝南應劭作舊名諱議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此爲州滿或曰州蒲誤耳今定本作蒲

案蒲宜作滿字形之譌也史記晉世家十九年夏晉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厲

公壽州㬅滿聲相近應劭議可據定本作㳘誤
十三年蔑死我君釋文死我君本或以我字在死上 案下文
寡我襄公此別本我字在死上者爲定古人比事屬詞其
義如是
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注不更秦爵正義云漢書稱商君爲
法於秦戰斬一首者賜爵一級其爵名一爲公士二上造
三簪裹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 案漢書百官公卿表漢官舊儀並云六官大夫七公大夫與此互異疑疏有誤 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
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
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 漢官舊儀云侯十九爵與漢書異 二十徹侯 漢官舊儀以辟武帝作列侯皆諱故云然 商君者商

鞅也秦孝公之相封於商號爲商君案傳此有不更女父
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葢後世
以漸增之商君定爲二十非是商君盡新作也其名之義
難得而知耳案疏云不更庶長二爵自春秋已有謂非商
君新作然亦非獨此也公乘見墨子號令篇官吏豪傑與
計堅守者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賜爵公乘哀四年
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戸呂氏春
秋長見篇荆文王曰莧譆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
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
非不穀於是爵之五大夫説義篇續經以仕趙五大夫則
五大夫已見於楚趙二國矣管子小匡執玉以見請爲關

內之侯戰國策蔡縣東周篇內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呂氏春秋貴信篇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史記春申君列傳黃歇上書云韓必爲關內之侯則關內侯已見於周及齊楚矣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蓋齊亦有關故魯亦稱比關內云爾至疏謂二十爵之名義難知愚以兩漢書注補之爵一級曰公士師古曰言有爵命異於士卒故稱公士也下注並同二上造造成也言有成命於上也三簪褭以組帶馬曰褭簪褭者言飾此馬也四不更言不豫更卒之事也五大夫大夫列位從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加官公者示稍尊也八公乘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九五大夫大夫之尊也十左庶長十一右庶

長庶長言爲衆列之長也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
更言主領更卒部其役使也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言
皆主上造之士也十七駟車庶長言乘駟馬之車而爲衆
長也十八大庶長又更尊也十九關內言有侯號而居京
畿無國邑二十徹侯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劉昭云爵制
一爵曰公士者步卒之有爵爲公士者二爵曰上造造成
也古者成士升於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三爵
曰簪褭御駟馬者要褭古之名馬也駕駟馬者其形似簪
故曰簪褭也四爵曰不更不更者爲車右不復與凡更卒
同也五爵曰大夫大夫者在車左者也六爵爲官大夫七
爵爲公大夫八爵爲公乘九爵爲五大夫皆軍吏也吏民

爵不得過公乘者得貰與子若同產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雖非臨戰得公卒車故曰公乘也十爵爲左庶長十一爵爲右庶長十二爵爲左更十三爵爲中更十四爵爲右更十五爵爲少上造十六爵爲大上造十七爵爲駟車庶長十八爵爲大庶長十九爵爲關內侯二十爵爲列侯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爲名大庶長卽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卽左右偏裨將軍也

襄四年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疏云羿之家衆人 案此家衆蓋亦其親兵如宣十七年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注私屬家衆也疏不引此

而因文解之非也

十年縣門發疏縣門者編版廣長如門施關機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案墨子備城門篇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門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爲之兩相如門扇數令相接三寸施土扇上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塹長以力爲度塹之末爲之縣可爲一人所容至諸門戸皆令鑿而幕孔孔之各爲二幕二一鑿而繫繩長四尺此縣門遺制疏未詳及

十四年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注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疏以穆子止賦此詩不言所取之意求必叔向出得其情杜以厲揭爲義切於取匏有苦葉故不從

國語而別爲此解案外傳晉語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在匏有苦葉矣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據此文知疏誤會杜旨杜言已志在於必濟與國語必將涉矣其義正同而疏云不從國語非也

二十一年將歸死於尉氏注尉氏討姦之官案水經注引圈稱云尉氏鄭國之東鄙弊獄官名也鄭大夫尉氏之邑故欒盈曰將歸死於尉氏也漢書地里志注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据是則盈言歸死蓋晉已因古名設此官

二十三年入孟門注孟門晉隘道案孟門爲晉隘道今古言

名殊指皆未實指其地淮南子俶真訓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注孟門山名太行之隘也賈景伯注孟門大行晉山隘也其語雖未徵實然亦不至紕謬唯史記索隱曰孟門山在朝歌東北太行山在河內温縣西困學紀聞云齊伐晉入孟門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禹貢錐指引史記司馬貞注吳起列傳云劉氏按紂都朝歌則孟門在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其注齊世家則曰孟門在朝歌東蓋據起言以立說今其地實無山以應之齊師自朝歌而西入亦不當反在其東然則孟門者太行隘道之名疑即今輝縣之白陘也春秋地名攷齊入孟門登太行者當以元和志所謂太行陘白陘今在河內者推之白陘當在

朝歌西北徐健菴序此云齊靈公之伐晉也自朝歌入孟門用是知晉東亦有孟門爲太行之徑道此數說推其處所信有似矣然皆非也攷記傳孟門單言者呂梁未鑿河出孟門此在晉之西對太行言者吳起謂魏武侯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此在晉之東孟門與太行連言者呂氏春秋上德篇孔子闗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大行不爲險矣注孟門太行之險也有始覽何謂九山會稽太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晏子春秋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淮南王書地形訓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注孟門大行之限也及左傳此文當在晉境之中求之外傳

晉語公伐原下云乃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注盟門原地請降退一舍而請降然則盟門卽孟門也孟盟古字通欲知孟門所在當依原推之後漢郡國志軹有原鄉通典云原在濟原縣西由原而退舍三十里在今濟源城之西北俗名封門鎮封亦盟音轉訛也

二十四年自虞以上爲陶唐氏疏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唐蓋地以二字爲名所稱或單或複也論語疏亦云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唐亦襲此疏之謬案說文陶邱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汲郡古文帝堯八十九年帝作游宮於陶九十年帝游居於陶又云一百年帝陟於陶然則堯初居唐及陟則居陶故舉其終始而稱之曰陶唐氏疏蓋失檢也

在商爲豕韋氏疏商之初豕韋國君爲彭姓也其後乃以劉累之後代之亦不知殷之何王滅彭姓而封累後也案汲郡古文武丁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五十年征豕韋克之鄭語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注大彭豕韋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注所指亦與古文同漢書韋賢傳載韋孟詩肅肅我祖國自豕韋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容齋四筆引杜預注豕韋國于東郡白馬縣殷末國于唐周成王滅之案豕韋旣滅于商而又至周成王滅之赧王絕之疑皆續封之君非孟自敘乖疏洪氏詆之非也

二十五年男女以班疏云杜意男女分別將以賂晉也又傳

下文處守者皆有賂杜注皆以男女爲賂明前文當有此
解 案班與辨古字通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注辨別也男
女各別係纍而出降此班字卽同是解或此時齊尚未肯
出降特以男女別而囚係以待命也
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案正義云杜意男女分別將
以賂晉也炫謂男女分別示晉以恐懼服罪非以爲賂也
又傳下文處守者皆有賂正義云杜以上句男女以班與
賂連文故云皆以男女爲賂劉炫以爲男女以班示降服
於晉有賂者皆有貨財賂之非以男女爲賂據此則杜以
賂字絕句劉以賂屬下讀攷杜以男女以班賂則晉侯以
宗器樂器義無所屬又傳文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

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明爲賂晉侯以所重餘皆遍及故自賂晉侯以下至皆有賂語勢連貫而杜氏解處守者句猶謂皆以男女爲賂其曲爲穿鑿不可訓也從劉氏讀爲正又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傳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又云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案此男女別卽與男女以班同賂以宗器亦與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同蓋古戰敗而復求存禮率如是益徵賂字不與男女以班爲讀

司馬致節　案周禮掌節在地官此云以司馬致之蓋當爲逸文以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皆闕故也

列國一同注方百里疏周法大國五百里此爲一同者引夏

殷時國小以議晉國之寬大權以拒晉耳案周封五等當以百里爲定限易震卦震驚百里孟子云公侯皆方百里又云大國地方百里此卽周制灼然可見疏云引夏殷時國小以議晉國之寬大曲說無據

表淳鹵杜解補正引陸氏曰淳鹵地宜鹹者按上下皆以二字成文未解淳爲何等之地案周西宮襄戎夫盤銘柱木表於艾遄表於艾衜內陟艾彝於厂湄表都廯隊厂淳之淳古當借作滘詩在河之滘此淳卽是河壖地

數疆潦注疆界有流潦者案杜以爲疆界之潦非是據上下文土田山林藪澤京陵淳鹵偃豬原防隰臯衍沃並以二字爲義賈逵以疆爲疆檗埆之地與潦爲水潦之地分

解爲斷月令可以美土彊注土彊强檗之地是其義也

二十六年彎之柔矣注逸詩見周書疏曰漢書藝文志無周書篇目其書今在或云是孔子删尙書之餘 案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明徵如此而疏云無是失檢也

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注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從故以違命貶之 案下傳文杜又注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以遂其小是故貶之注文重沓

二十八年吳句餘注句餘吳子夷末也疏此時吳君是餘祭也明年餘祭死乃夷末代立昭十五年吳子夷末卒是也

服虔以句餘爲餘祭杜以爲夷末者以慶封此年之末始來奔爵齊人來讓方更奔吴明年五月而閽弑餘祭計其間未得賜慶封以邑故以句餘爲夷末也案慶封來奔印以朱方處之吴世家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吴吴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吴越春秋吴王餘祭怒曰慶封窮來犇吴封之朱方益因其初來欲以繫屬慶氏決無任其懸寓之理然則服氏注爲餘祭信有徵也索隱餘祭以二十九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末但句餘或別是一人杜預誤爲夷末耳其說更可依句發

語辭亦如句吴於越之屬畢餘祭一字不成文故也

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注以莊公棺著

崔杼尸邊以章其罪 案莊公旣殯于大寢則莊公之棺郎在殯所何容移置于市盖傳文云以其棺者謂崔杼之棺破其棺而尸之故云以其棺尸與鄭人爲君討賊鄭子家之棺符 案三國志王淩傳朝議咸爲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斵棺此又可爲證 八月十日追記

二十九年季札請觀于周樂或謂季札觀樂魯何以爲之盡陳 案儀禮鄉飲酒注云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此國君之無算故義得盡陳

見舞象箾南籥疏引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箾之舞故鄭元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義未聞也又云杜不解南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 案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

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高氏註三象周公所作樂名淮南子齊俗訓其樂大武三象棘下是周公因征服象始爲象樂鄭以象爲比象之像恐非其實疏又云南義未聞又引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案光伯言是也呂覽音初篇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葢以南名樂昉之此矣

君侈而多良案疏謂多以惡人爲良而善之是舊讀以良字絕句攷此宜以多字屬讀周禮司勳戰功曰多注克敵出奇証之成十七年傳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

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翟子魯問篇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于竹帛鏤之于金石以爲銘于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與此文君侈而多義正同良字屬下大夫皆富讀蓋季札所云良大夫即上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三族皆晉之良也故斷以良字屬下爲正案外傳晉語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亦以多字句

三十一年寡君使句釋文句本作丐士文伯名也解者云士文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作丐是也案士文伯字伯瑕又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瑕即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句與丐同義則作句者是又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

是文公之孫仲嬰齊于公孫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子石傳又謂之二子石然印段卽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尙同名字伯瑕與宣子何廢同乎案內則疏案春秋衞襄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明齊惡先衞侯生故得與衞侯同名是知先生者不改也又案穀梁傳卿曰衞齊惡今曰衞侯惡此何爲君者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宣子或亦不以已奪人之名衞臣尙有石惡子亦名惡曲禮註生者不相辟名衞侯名惡大夫有石惡今士文伯或先宣子生而得同名又雜記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若遠則不諱矣如厲王名胡僖王亦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

皆名申此士文伯與宣子別族亦同此例昭六年釋文士文伯名古本或士有作正者則丐卽正字之訛正義云世族譜以王正爲雜人諸本及王肅董遇注皆作王正俗本或誤爲士丐據此言之亦自名正不復與宣子同矣存此以備異聞

受業魯山李渡校

羣經義證

偃師武億學　男穆淳編

春秋左氏傳下卷

昭公元年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姚邳周有徐奄疏此傳所云四代有罪之國其三苗與有扈徐奄尚書略有其事其觀與姚邳則史傳無文案外傳楚語士亹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竹書紀年帝啓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注武觀卽五觀也觀國今頓邱衛縣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漢書古今人表太康注啓子昆弟五人號五觀水經注引國語曰啓有五觀謂之姦

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又云古文尙書以
爲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姺邳則證以
汲郡古文外壬元年邳人姺人叛又河亶甲三年彭伯克
邳五年侁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侁人來賓然則
觀與侁邳其可見者疏皆未證及也
二年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注爲立別號所以寵
異之疏婦人稱姓姜是其常蓋以其齊女故以齊爲別號
案詩有齊季女傳齊敬季少也少齊卽季齊疑當以此爲
號
四年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
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疏此六王

之事唯周武王孟津之誓尚書有其事武王伐殷作泰誓三篇是也其餘五者皆書傳無文不能知其本末　案此特不見於尚書若云皆書傳無文非也汲郡古文帝啓元年癸亥帝卽位於夏邑大饗諸侯於鈞臺諸侯從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於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成王六年大蒐於岐陽外傳晉語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康王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諸侯朝於豐宮穆王三十九年王會諸侯於塗山此並可舉爲證

五年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註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　案此傳卽十八年傳梓愼登大庭氏之庫同文則今傳作大庫之庭或文傳刻有倒易正義

釋庭是堂前地名望文生義殆失其實[illegible]
五年叔禽叔椒子羽注皆韓起庶子疏引劉炫以爲叔禽等
亦是韓起之族 案 光伯言是也哀二年傳上大夫受縣有
縣始克稱家今傳言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魚皆大家也
是並有縣邑矣韓須爲起之門子受命出使伺歷于起不
得自稱家況其庶子何容更目爲大家故蒙箕襄邢帶爲
言亦爲韓氏之族其說可依
七年以無山與之萊柞注萊柞二山 案 水經注按泰無萊柞
並山名也郡縣取目焉漢高祖置左傳曰與之無山及萊
柞是也酈氏所據傳文以與之在無山上與今本異又無
山山名杜未注可取以補遺至林唐翁注云辭以桃邑無

山意爲之解也

弱足者居杜解補正引屯初九爻詞曰磐桓利居貞昔人以居字爲句魏明帝之徵管寧曰磐桓利居　案傳文明云又焉得居注又言孟跛利居則居字屬句久矣顧氏此証贅文也

十二年王孫牟注衞康叔子康伯司馬貞引譙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立蓋以不宜父子俱謚康故因其名曰牟伯也　案父子同謚古蓋有之周之初文王謚文周公亦謚文威烈王時周桓公孫惠公謚惠及惠公少子班封于鞏亦謚爲東周惠公封氏聞見記昔周公文王之子謚曰文公苟有令德不嫌同謚是也

篳路藍縷以處草莽 案方言楚謂無緣之衣曰襤紩衣謂之

縷藍宜作襤楚舊有此語

因正僕人殺太子祿注正僕太子之近官疏太僕也周禮下大夫二人 案儀禮大射儀僕人正正者長也相太師正僕即僕人正疏誣以爲太僕非也尚書序穆王令伯冏爲太僕正應邵云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疏所據指此則非太子近官與注違矣

先歸復所後者劓 案凡兩讀先歸復爲一讀賞以誘之復其役也所後者劓所指物之詞謂賞有後者則加劓以刑之又先歸復所絕句以歸即復其所也義亦得通

蔡子干于訾實訾敖注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疏元

年傳云薳王子郟謂之郟敖此云薳子干子訾實訾敖竝以地名冠敖未知其故又楚世家楚之先君有若敖霄敖皆在位多年亦猶爲敖不知敖是何義 案以地名冠敖者凡失國與薨于外及薳于外皆以地緊之所以刺當時之不以禮返葬示貶不與通國共之之義也詩鄭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正義云莒在東夷不爲君謚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玆丕公著邱公之等然則傳之謂訾敖義必居一于此矣又敖之爲義書旅獒馬季長本獒作豪酋豪也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豪是敖即獒字省文而敖與豪同義楚蓋從其舊俗以爲此

[illegible]號又臣亦稱敖並爲君長之名襄二十三年傳屈建爲莫敖史記韓信傳爲連敖李奇曰楚官名是也

其有寵子國有奧主疏奧主國內之主故謂棄疾也 案此王孫賈所云媚奧即奧主之謂時人以此競尙所從遠矣

疏引尙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如彼文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即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尙書正合杜言巡狩盟於方岳闇與彼義符同明此是周典之舊法也而周禮之文不載此法大行人云云與此傳文無由得合 案此誤信僞古文未悉其襲左傳也攷此傳先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後云自古以來未知或失也明叔向所述蓋異代典文故與周禮有殊疏牽引失擇自爲糾結非是

聞諸吏將爲子除館于西河注西使近河 案 尒疋注自東河至西河是晉之西鄙益遠于魯言置諸荒境也故下文遂云平子懼懼其遠

十六年立于朝而祀于家疏引服虔云祀其所自出之君于家以爲大祖案禮記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安得祀所出之君爲太祖乎 案 異議禮戴引此郊特牲云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禮下士諸侯不敢專祖于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

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自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慎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祖乎諸侯然則子孔之立廟于穆爲子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則服氏之說爲有据疏横生詆議非也

其祭在廟注其祭在廟謂助君祭疏引服虔以爲其祭在廟謂孔張先祖配廟食案周禮司勲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蒸司勲詔之則配廟食者皆是有功之臣

子孔作亂而死公孫洩因妖鬼而立不得有配食在廟 案傳文前立於朝而祀于家注卿得自立廟于家然則孔張先祖配廟食正謂子孔執政故以卿得立廟而子孔自可食于家享疏誤會服意以爲配食公廟遂規服氏之違非也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注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疏禮正陽之月日食諸侯當用幣於社故魯之祝史依禮法請所用之幣 案所當作祈祈與所字涉似而誤莊二十五年傳凡天災有幣無牲注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是日食之禮皆當用祈周禮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四曰禜五曰攻

六日說注皆主日食又云攻說用幣而已明此日食得有請祈用幣之文若然則用幣亦因仍舊典祝史何爲至此復請盍督於日食之災失禮已久惟知用牲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故祝史欲復舊禮乃以上請義亦或然

二十年有逢伯陵因之案益州太守高頤碑云頤其先出自帝顓頊之苗胄裔乎逢伯陵者殷湯受命陵有功食采齊口樂邑世爲正卿氏采建姓

二十一年宋城舊墉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注桑林城門名案呂氏春秋九月紀禱於桑林注桑林桑山之社又書大傳

禱於桑林之社則當以門近此地而取名爾

豹則關矣注關引弓案呂氏春秋壅塞篇引之中關而止高

氏注關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

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疏宣王之世有尹吉甫春秋以來

數有尹子見經是其食采於尹世爲周卿士也案豫州從

事尹宙碑世作師尹赫赫之盛因以爲氏則尹當氏於官

疏謂食采於尹疑無所據又古今人表堯師尹壽荀子湯

誅尹諧則尹氏所起已久非自周始有此氏

光帥右掩餘帥左注掩餘吳王壽夢子二十七年傳使公子

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注二子皆王僚母弟案杜氏注

皆用公羊義以僚長庶也是爲壽夢子故掩餘爲壽夢子

亦與王僚爲毋弟若從史記及吳越春秋則僚乃夷昧子

而壽夢子旣有掩餘王僚又有掩餘爲毋弟是掩餘當爲

二人且亦名上同于父行矣從公羊宜得其實

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郥注諸樊吳王僚之太子釋文

案吳子遏號諸樊公羊遏作謁王僚是遏之弟子先儒又以爲

遏弟何容僚子乃取遏號爲名恐傳寫誤耳未詳疏吳子

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吳

人雖是東夷理亦不應然也此久遠之書又字經篆隸或

誤耳案吳太子諸樊入郥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證之

呂氏春秋察微篇吳公子光率師與楚人戰于鷄父獲其

帥潘子臣小惟子陳夏齧又反伐郢郢當作郥得荆平王之夫

入以歸史記吳世家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歸皆實指公子光未嘗以是役爲王僚之子自杜註吳太子諸樊入郥以諸樊繫吳王僚太子後乃疑義蠭起然參考傳記知左氏固倒其文爲吳太子諸樊實則言吳諸樊太子入郥以與呂氏春秋及史記書公子光者合之相符又吳越春秋王僚傳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棨遣公子不書名即光也下九年吳使光伐楚是一事互見爲義而諸說紛紛致疑僚子名與伯祖同號皆非也杜解補正吳子諸樊乃王僚之伯父不應太子與之同名且僚子尚幼此必諸樊之太子光

二十五年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註六畜馬牛羊鷄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兎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案畜牲犧皆五味中備物所須杜解犧依禮制言之於上所釋既不一例於下奉五味義亦不屬竊謂始養曰畜將用曰牲毛羽完具曰犧耳五牲不相爲用注牛羊豕犬雞卽此五牲之謂三犧卽牛羊豕也葢由六畜中遞爲減殺數之於義協

二十八年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注鄭書古書名也案襄三十年傳鄭書有之注鄭國史書也前後異解

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注嫌母氏性不曠案韓

詩外傳云懲苦也方言逞曉恔苦快也廣雅逞苦快也是逞亦訓爲苦又其音亦同則懲與逞通用又與承音近古亦借用哀四年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注承音懲蓋楚言疏云懲創往年之遷恐其更復遷徙承懲音相近蓋是楚人之言聲轉而字異耳

定四年命以伯禽杜解補正引孫寶侗云於書當有伯禽之命而今逸之 案 劉光伯云伯禽唐誥百篇不載又王海漢藝文志考命以伯禽唐誥皆策命篇名然則伯禽之命書逸篇也自光伯已有此解仲愚蓋襲此顧氏失引

五年卒于房杜解補正房疑卽防字 案 昭十三年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于荆焉注汝南有吳房焉卽

防國是傳作房注作防益一字

八年而先皆季氏之臣也爾以是繼之注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臣疏言女先祖以來皆爲季氏忠臣之臣女今不臣反以是殺我之事繼續之案疏解以殺我之事爲繼續其說詰絀無理又桓子急而求援反唐哭援者故失人心援之事機皆謂非宜疏以翼傳此反與傳背是自戾也

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疏駟歂用其刑書則其法可取殺之不爲作此書也下云棄其邪可也則鄧析不爲私作刑書而殺蓋別有當死之罪駟歂不矜免之耳案呂氏春秋離謂篇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

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此所謂別有當死之罪也然子產實未誅鄧析傳說相因爲是說其見于列子力命篇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又荀子宥坐篇子產誅鄧析史付淮南子詮言訓鄧析巧辨而亂法劉子駁上鄧析子奏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記或云子產起而戮之于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太叔嗣爲政定

公八年太叔卒駟歂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又云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餘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

晉車千乘在中牟注今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疏言當於河北別有中牟但不復知其處耳案史記正義蕩陰縣五十八里有牟山中牟葢在其山之側此中牟卽在河北

十年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杜解補正按杜解及史記服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府之贛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阻絕兩山閒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

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於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也不可泥祝其之名而遠求之海上矣案隱八年正義曰地有兩名新舊改易者傳則言實以明之若二名俱存者傳則錯經以見之昭十八年傳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注於傳時白羽改爲析水經注公及齊平會於祝其實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據是則祝其夾谷即一地因改易而名其地所在案萊蕪縣下當作從征記曰顧氏失引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案下文注云與富臘也杜意當以蘧爲氏而富臘兩字或其名考傳文明言子分室以與臘也則獵又一字爲名矣傳必有據而杜氏以富臘二字連言或如重耳經亦書重之例

十一年疏引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季氏世修其德不應失其采邑　案　疏宜云季氏世卿不宜云世修其德也葢季孫自季友而後如行父如宿及紇及意如以逮桓子康子皆庸瑣保位之人且政在季氏三世自文子武子平子皆專國柄而平子身逐昭公强横不臣一至於此又何世德之有疏文誤也

哀二年人臣隸圉免　案　人臣杜無解免解云去廝役釋文引公羊傳何休註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攷人臣當如禮記少儀臣則左之之臣注謂囚虜也與下隸圉爲一例又解云去廝役案隸圉雖罪徒然以克敵之功僅免廝役於恩爲儉上文自上大夫下大夫士庶人工商皆膺殊賞不宜於隸圉偏有所靳

襄二十二年傳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故宣子與豹要誓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蓋罪沒爲隸以功削去其籍此爲免耳杜氏解失審也

五年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疢疾疏公謂羣臣云若閒暇於憂虞謂國無憂虞事得閒暇則恐有疾疢不得歡樂今旣無憂虞又無疾疢亦且謀樂何憂乎無君 案閒讀如閑太甶解釋文作音閒厠之閒蓋謂二三子身爲犯難則困慮而傷性也故以謀樂解之其義自明

十二年季氏不絻注絻喪冠也 案哀二年傳使太子絻注始發喪之服儀禮士喪禮主人免於房注免今文皆作絻

放絰而拜注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氏不服喪故去絰從主

節制疏季孫飯不服喪孔子不得服弔服故去絰從主節制也 案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注故爲非禮以非仲子也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注惠子廢適立庶爲之重服以譏之蓋君子救時之失有如此者竊以放絰而拜亦用此意以譏季氏如杜氏所云從主節制非也

十三年越子伐吳爲二隧註隧道也 案隧古隊字隸釋中常侍樊安碑勒之碑石俾不失隧隧卽墜字

十四年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疏引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 案鉏亦姓宣二年傳有鉏麑則鉏爲氏商乃名耳史記索隱案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

氏以子爲姓疑非也

子我盟諸陳於陳宗疏陳宗陳氏宗主謂陳成子也盡集陳氏宗族就成子家盟也 案下文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疏陳宗謂陳之先人此稱有如陳宗猶定六年孟懿子謂范獻子曰所不以陽虎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彼注云稱先君以徵其言此亦然也服虔云陳宗先祖鬼神也與前言陳宗自違宜從後說爲據

家備盡往注甲兵之備 案此魋家衆也宣十二年傳楚熊負羈因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注族家兵十七年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注私屬家衆也襄四年傳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皆可舉證注謂甲兵

之備是曲說也

十五年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疏卽明爲傳雖詳於當時而此大煩碎計欒寧飲酒無可記錄又此句顛倒辭義不允若倒此一句則上下各自相連當是後來誤耳案駕乘車注既言不欲戰則行爵食炙正著其遷延耳文自相屬疏反疑爲誤非也

十六年嗚呼哀哉尼父鄭康成禮記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孔氏疏駁之云云惠定宇按字見穀梁非康成臆說左傳有明文愚謂漢儒之論仲尼以字爲謚者蔡中郎集朱公叔謚議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隸釋魯峻碑追惟在昔游夏之徒作謚宣尼更可舉證

疏鄭元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謚遂復妄爲此解 桒陸氏桒鄭康成駁許叔重五經異議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爲氏是康成所見本與今傳寫氏誤作謚者異又以字爲謚漢儒相承有是解而康成因之非讀誤也

二十七年注史記晉懿公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疏哀公之四年 桒趙世家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懿公杜蓋依此文晉世家是爲哀公疏又依此文疏以翼注而所引與杜違非也

受業魯山李